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李允经 颜雄 卢今 著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李允经 颜雄 卢今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李允经 颜雄 卢今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3,000 印张：11 印数：1——7,900

统一书号：10109·1331 定价：0.80元

目 录

《呐喊·自序》——鲁迅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 真实记录.....	(1)
《狂人日记》散论.....	(14)
孔乙己悲剧命运的艺术表现及其它.....	(40)
论《药》.....	(56)
《一件小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79)
关于《故乡》.....	(97)
《阿Q正传》教学问答.....	(112)
迷人的《社戏》.....	(132)
《祝福》.....	(14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61)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教学答疑.....	(185)
《纪念刘和珍君》的艺术特色和—些疑难词语.....	(196)
《为了忘却的纪念》杂论.....	(212)

谈谈《“友邦惊诧”论》的论战艺术·····	(232)
《拿来主义》胜谈·····	(248)
漫谈《论雷峰塔的倒掉》·····	(262)
《雪》的分析·····	(277)
《风筝》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291)
对于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	
——读散文诗《好的故事》·····	(306)
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19)
《藤野先生》三题·····	(330)
后 记·····	(344)

《呐喊·自序》——鲁迅走上 革命文学道路的真实记录

《呐喊·自序》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鲁迅为自己的第一个小说集作的序文。《呐喊》收集了从五四运动前一年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的《狂人日记》，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所作《社戏》共十四篇作品，它取材自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时期的社会现实，“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①。作者在《自序》里，回顾了从十九世纪末维新改良运动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叙述了《呐喊》的成因，展现了这部小说集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这篇序文是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真实记录。它为我们研究鲁迅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最可靠、最珍贵的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呐喊》的思想和艺术的重要依据。《自序》从内容到写法都是独具一格的。

文章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即：“《呐喊》的来由”，“《呐喊》的创作背景和意图以及指导思想，等等。”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梦”：从产生到破灭

——《呐喊》的生活基础

第一部分：叙述“《呐喊》的来由”，也就是作品的现实生活的来源和基础。

首段以深沉、浓郁的抒情诗的笔调，回忆了年青时候的“梦”。这里所谓“梦”，是指作者青年时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途中曾经产生过的美好的理想与抱负。这些理想与抱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后来大半忘却了”，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就是说，作者青年时代探索真理的经历，是小说集《呐喊》的现实基础和生活来源，小说的题材就是从这段经历中那些印象最深、刺激最大因而无法忘却的“梦”中获得的。

那么，作者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经历中，做过哪些“梦”呢？文章从第二段起，便开始“回忆”那些“不能全忘”的“梦”，也就是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梦”成了贯穿叙述全过程的线索。

先是对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那是“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四年多”。鲁迅于一八八一年“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①，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十三岁的那一年，祖父因科场作弊事件，被光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绪判为“斩监候”，成为轰动一时的“钦案”，家里“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鲁迅为避难“寄居”乡下外婆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①。接着是父亲重病，有四年多^②的时间“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③。这一段“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遭遇，使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当铺的侮蔑，庸医的诈骗，……他从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十多年以后，他向青年作者谈到这段经历时还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④也就在他从切身经历中“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因为多次去农村外婆家，“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⑤这些生活经历与感受，后来便形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内容。

家境中落，鲁迅不愿走当时“衰落了的书人家子弟常走的两条路”^⑥——做幕友或商人。在维新改良思潮的影响下，十八岁的鲁迅，带着母亲借集的八元川资，终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了。鲁迅只身来到南京，进了无需

① 均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② 《著者自叙传略》作：“约有三年多”。

③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④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萧军信。

⑤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⑥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学费的学校，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输入的“新学”，“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还接受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开始逐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发展观点。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鲁迅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日本寻求出路的。他选择了医学救国的道路，开始做着“美满”的“梦”：“预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是，这个美满的“梦”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他从事实的教训中感受到了医学救国的道路行不通；改变人们的精神才是“第一要着”。“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生活道路上的关键性的转变：弃医从文——一个新的“梦”的开始。“第一步”是筹办《新生》杂志，想借此发出“叫喊”。不料因撰稿无人和资金匮乏而终归失败。新的“梦”很快又破灭了。

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来到北京。他带着深深的伤痕，“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篇中以几段精彩的议论文字，概括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悲哀和寂寞以及产生这种悲哀和寂寞的原因。为了救国救民，鲁迅是一贯坚韧地奋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斗向上的。在斗争的征途上，他并不怕受挫折，《新生》的结局未曾使他感到寂寞。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按：这里的无聊就是寂寞的意思），是自此以后的事”；而“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因为他只是一味地希求战斗。《新生》失败之后，回到祖国，很快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家“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①，他怀疑，失败了。回首往昔自己的“主张”与“叫喊”，丝毫得不到反应：无论赞同或者反对，他这才感到非常可怕，“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说明鲁迅一方面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又看不到民众的力量，就愈加感到寂寞有如大毒蛇，缠住了自己的灵魂了。从这时起，直至五四运动爆发，是鲁迅思想上经历着“悲哀”和“痛苦”的七年。

现实太黑暗，鲁迅为了“驱除”“自己的寂寞”，他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深入于国民中——沉没在思想麻木的人们^②中间，象他们那样不去过问

① 《两地书·八》

② 这里的“国民”指那些对自己的“叫喊”毫无反应的“生人”，也就是后文所说的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他们与同在“铁屋子”里的“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即“不幸的少数者”，正好是不同的概念。年青时候许多好“梦”的破灭，辛亥革命以后一切“旧相”的复活，使鲁迅深感有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他在许多地方写下了他的这种感受和认识，比如：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写的小杂感中说：“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昏乱了。否则，那就可怕。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转下页）

(也不允许你过问)现实;使自己“回到古代去”——从古书、拓本和佛典的研究中,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寻找精神的慰藉。这些话,无疑是对于破坏了自己的美满的“梦”的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之辞,真实地反映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急于改革、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的苦痛。这是一种时代的伤痕,是一个时代的苦痛的记录。“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鲁迅在“悲哀”、“寂寞”和“痛苦”中沉思、“反省”,进行自我解剖,他看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民众对于“叫喊”毫无反应,自己要投入战斗又无从着手,精神上的苦闷是那个现实社会造成的;要真正“驱除”寂寞、重新“激昂慷慨”起来、不是单凭个人的努力所能及,必须靠新的历史条件的创造。

以上,文章自第二段至第十段,从绍兴时期起(第二段),依着时间顺序,写到南京(第三段)、仙台(第四段)、东京(第五、六段)、北京(第七、八、九、十段)几个重要阶段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过程,回忆了“青年时候做过”的“许多的梦”,层次清晰地记叙了这些“梦”怎样从美满到破灭。这便是鲁迅所经历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

(接上页)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他提出:“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三》)本文里“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云云,目的就是要使一切都“从新做过”。

最初阶段，是他从事创作以前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的过程，是形成《呐喊》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生活基础。不过，这时的鲁迅，并没有想到要写小说。

确信“希望”，遵命“呐喊” ——《呐喊》的创作思想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挣脱了“毒蛇”的缠咬，拿起笔来从事创作呢？

是时代的召唤，是中国革命现实的推动。

正当鲁迅的灵魂被“大毒蛇”缠咬而不可解脱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为“有主义的人民”欢呼，他“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①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在列宁号召之下，中国爆发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新青年》帮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逐渐摆脱“毒蛇”的缠咬，他于是产生了创作小说的动机和要求。文章就这样自然地转入了第二个部分：《呐喊》的创作背景，意图，指导思想，等等。

鲁迅后来说过，当《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他“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

①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首先，就是为此。”①本篇序文把这个创作背景和意图描绘得很具体。文章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山会邑馆的生活，并以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依据，记叙了他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②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形象而又简明地概括了鲁迅从埋头抄写古碑到提笔创作小说的转变过程。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② 文中“老朋友金心异”，一方面当然是实指钱玄同。早在留学东京期间，他们都是‘章门弟子’。鲁迅给《新青年》写稿，与他的‘怂恿’分不开。钱玄同后来在《我对于周豫才之追忆与略评》中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另一方面，“金心异”也可看做《新青年》编者、“文学革命”提倡者的代表，他所发表的意见也当做看“文学革命”提倡者（而不独是个人）的意见。只是因为钱玄同当时也任教北大，鲁迅与他常有往还，交谈甚多（鲁迅往补树书屋期间，钱玄同来访百余次，其中一九一八年多至五十余次，有一个月之内达七次之多。详见鲁迅日记）；加之林纾的小说《荆生》以及钱玄同与刘半农演出互相问难的“双簧戏”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轰动一时的事件，这才选用了“金心异”做“角色”的。十年半后，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写了一段，说：“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此处只提《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未提钱玄同，由此可以佐征拙见。

鲁迅从自己的“梦”的破灭的经历中觉到，中国好似一间“万难破毁”、闷不透气的“铁屋子”，“许多熟睡的人们”被闷得要“从昏睡入死灭”；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办起《新青年》“大嚷起来”，惊起了他们中间“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可这又有何用！痛苦的经历使鲁迅很感怀疑，并且觉得，这样做反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倒不如“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为好。他当时对群众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觉醒，估计得太消极了。不过他终究从新文化运动提倡者那里得到了启示：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于是，他“终于答应”做文章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后来那些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小说，便是这种新的“希望”的产物。

用“铁屋子”的故事交代了《呐喊》创作的时代背景之后，接着有一段文章简洁地申说了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指导思想，这是全篇含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一段，也是小说集《呐喊》的思想精髓。它包含这样几个意思：

其一，如前面一部分告诉我们的，由于救国救民心切，青年时候那许许多多的“梦”被破灭以后，便长期陷入无边的悲哀和寂寞之中；同样由于仍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便“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透露出鲁迅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乃是基于一贯

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要求，也就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鲁迅开始了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他从“提笔”的时候起，就抱定一个明确的目的：用小说作武器，为革命而“呐喊”。他要以这种“呐喊”去“慰藉”“勇士”，促使他们勇往直前。这便是鲁迅的创作意图。

其二，这种“呐喊”，已经完全不同于年青时候在日本筹办《新生》杂志时的“叫喊”了。它有了新的时代的内容，那便是：“听将令”。这里所谓“将”，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即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于“听将令”，十年以后，作者还作过解释：“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①正因为“听将令”——“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才使《呐喊》具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才使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向前发展。

其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既然遵奉“将令”而写作，便“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革命前驱者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直接影响到了鲁迅的创作，使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含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因素，富有革命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华。检读《呐喊》里的作品，除了作者列举的这两篇以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外，它如《狂人日记》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五四前夕，这难道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理想的呼唤么？《故乡》篇结尾处对于“希望”的憧憬和信念，又何尝不是五四时期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反映？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里的小说，包含有理想的因素，这也是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

其四，革命的前驱者是不主张消极的，而鲁迅当年投入战斗的时候，却还多少带有消极、怀疑的情绪。这是一个矛盾。鲁迅既不掩盖这个矛盾，又努力克服这个矛盾，那就是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丢弃自己的怀疑，用前驱者的思想作指导去反映现实。可见，他是自觉地服务于政治的，这是难能可贵的；用我们今天习惯的话来说，就是在先进的世界观（前驱者思想）指导下，去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鲁迅不仅是自觉地将文艺服务政治的典范，同时也是自觉地用先进思想作指导去克服自己的弱点，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的典范。《呐喊》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它所显示的“若干亮色”^①，是鲁迅克服消极怀疑情绪而跟上前驱者的步伐的反映。事实表明，《呐喊》的政治思想的倾向性和艺术描写的真实性是一致的。

以上几个方面，或许可以说是《呐喊》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色吧，这些，正是它高出于同时代一般现实主义创作的地方。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序言临近结束处，作者说他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这一则当然是他的谦逊的表现，一则仍然是在表明以小说创作服务于革命斗争的观点。如他后来说的，他写小说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①。作者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呐喊》创作意图和目的。最后一段以寥寥几句，归纳集名的“缘由”，总结全文，照映篇首，前前后后，浑然一体。

结构、剪裁、笔法——书序的艺术

在写作方法上，作为书的序文，本篇是独特的。前一部分以“梦”的回忆为贯穿线索，后一部分以对“希望”的肯定开启下文，前后两个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将生活经历、思想变迁和创作背景与意图等丰富的内容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严密完整，却又灵活有致，娓娓道来，概括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现实主义创作形成的过程。它好似传记，却又不是传记，而是书序。在选材和剪裁上都服从于表现《呐喊》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这个中心，生平事迹中与题旨关涉不大、可取可不取的材料，如东京弘文书院的学习生活、回国以后任教杭州和绍兴的情形，都不纳入；而对自己思想的变迁和小说的成因有着密切关系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